

萊州府志
(乾隆)

四

萊州府志卷之十四

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宋曾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爲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

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生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烏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畧蓋所以致臣之意云

爲侯庸迎養詩序

方孝孺

人心果足以動天平疾痛而呼憂患而祈藐焉而不合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以感也則誠臣等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事而妄意其報及乎不合則謂天爲幽遠而難致是豈知天者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罪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匪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以鄉舉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愍爲上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故

乘間自請納官代父辭甚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
承詔乘傳躬至闕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
涕泣回闕拜舞以爲更生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
今官縉紳士觀其事莫不竊歎皇上待士之仁喜公孝思之有
成相與爲歌詩美之而友人鄭公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叙天
下之事其初可以爲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天亦莫
能與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
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遺其願
豈人之所可必也哉上不遺於其願矣使父而有疾疾則何以
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

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
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
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
治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申而無憾雖天有以
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
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
親之心以及人則恩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路當竭誠以輔國
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且爲忠臣則天道之佑有
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於無志有志而
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余雖不識公之爲人而知其有志於忠君

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海廟集序

李 中

夫海廟有集志祀事也王制凡軍國大事如祭享禮樂兵政貨食之類例得書紀所以重民務而彰往昭來者也東萊郡城西北十八里海廟在焉所以依神而事祀也創建不知何時而祀事之嚴歷世共之至於國朝益宏規制裁定典禮春秋修祀歲以爲常至於嗣位征伐之大愆雨恒暘民疫鬼厲之毒必專告焉以迓神休煌煌祝帛戡戡穹碑代有紀述東峙西伏石斷文折往未有集集自今始也廼山東按察憲副吳君 奉命巡察海道時修祀事慨廟制之傾圯念斯文之渙逸爰加修葺廟

貌聿新爰訪耆彥輯錄就正甫三月而集成焉首詔旨祝文尊
聖製而重王命也次銘記紀修葺之故將事之人也次祭文紀
官守之祭臣道不敢先也次詩賦紀歌頌以昭神休也次附器
物公移俾來者之有考也巨舉細陳補闕續闕千百年祀事之
典歷歷如指諸掌焉斯亦不足以彰往而昭來哉嗚呼憲副之
志亦勤矣孔子不云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憲副肅肅憲紀鋤
姦佐良政又其振東方以寧非其所以先之者與雖然地道無
成臣道主方仰惟我后明明在上於昭不已藏於民心遂於四
方百神常享百辟是將憲副之所以承式而昭宜者蓋有由矣
予嘉憲副之志而重其請改道其修集之故與其所以事神之

道如此乃若海之神也其盛矣乎納衆流而貫百川吞吐日月
浴濯乾地潤萬物而不宰鼓群動而不息入無出有至纖至悉
浩浩蕩蕩千圉圍之而不識矣何以能名哉故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

鰲峰類集序

徐縉

國家有純德重望之臣曰毛公仕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鰲峰逸叟其別號也公既辭
相位歸東海之上輯其生平述作若內制若講章若表牋若奏
疏若雜著序記碑傳墓誌行狀祭文書簡古今詩凡若干篇合
二十有六卷題曰鰲峰類集壬寅春公叔子刺史君槃來守太

倉間以米糴屬序之權受而伏請乃作而嘆曰公之文其有學
藝益稷伊傳且與之遺風乎質直而渾厚和平而簡略如黃鐘
之扣如大羹之和如元黃之布彩正而雅麗而則也蓋公自弱
冠卽舉制科列官禁近以至登政府繞機務被遇四朝終始一
節抱忠實宏毅之資樹清介特立之操彌綸匡弼有安社稷之
功故其發而爲言直與典謨訓誥相爲表裏所謂王之舊學國
之元老言出而可以爲世法者乎至於序述修辭之辭體物比
興之什雖若應酬脩得宋工之旨不俟雕繪而芒寒色正金精
玉粹質潤自然春容乎大章鏗錡乎逸響其與詞人墨客較片
言隻字之工者異矣惜乎從公於翰苑幾二十年矣晚進末學

然奉儀刑承緒論者有日受知爲深公自憲廟朝第之高科置之中秘固以國器期之矣孝廟朝際遇昌明雍容法從編摩史局啟沃講筵旣而輔導青坊勤勞未邱老成者頌之望益簡於帝心武廟初年遂秉鈞軸當是時車駕數出南征北狩天下多故公與二三元老協心輔政內激忠惻之憂外布將順之美潛移默運於廟堂之上所以斷危疑除兇慝厭難弭亂者不可勝道蓋有在廷之臣所不及知者數公之力也一時批鱗犯顏之疏至數十上多出公手則公之竭忠盡瘁又可見矣今上臨御倚毗舊德於公尤所注眷而公亦盡心獻替翊贊中興有古大臣之烈焉初上錄定策功封公伯爵公懇疏乞免上益重之俄

乞解機務上知公忠誠且年未及溫旨慰留者再四公力以疾解乃許致政進秩繼祿咸異數也公既歸老萊陽有山海之勝日優游其間以文史爲娛其述作之富當不止此昔裴晉公退居綠野司馬公閑居獨樂皆以元勲碩德勇退急流養高林壑不復挂功名于齒頰間日惟吟咏性情講論道德而已然其心未嘗頃刻忘天下也天下之人亦皆視其進退爲時安危故朝廷屢起之所以慰蒼生而重黃髮也今公年躋大耋聰明不衰茲非神明之扶持用保乂我王家者乎天下之望于公猶大旱之望霖雨恐未獲遂公之高橡筆大手又將敷爲訓誥申爲典謨續而編之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館閣有以佐聖朝之光

明縉病廢以來鉛槧荒落豈能序公之文惟是台斗喬岳之思久而益積况重以刺史君之請烏能辭敬書此以復

藍侍御集序

張獻翼

夫文以氣爲主而學以佐之才以昌之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而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若賈生不容於滄泣李邕受抑於銛寒古今同慨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激天下之義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而志不爲亂氣不爲阻非素養有定而能然邪東萊卽墨藍侍御田者漢誼唐邕之倫也年未弱冠以義易領鄉薦逮及壯齡以麟經擢禮闈蓋自宏治壬子及嘉靖

癸未云初授河南道居無何言大禮廷以罷歸乃糟粕城旦之
書寤寐竹帛之業親庭邑室絕跡罕臻歎曰予既長揖當路遠
謝交遊萊子之東墨水之上當烟霞成癖豈更屬念縷緘魚鳥
相忘抑何取榮車曉乃悉屏垢氛洞析名理雖所高謝傳尙繫
望於蒼生年迫通衢猶堪承平請問而馬刻文晚堅謝不起所
著詩文幾三十餘卷付鄉里後賢黃公嘉善適倅吾郡一日
携以示余乞爲之選余識非仲偉賞乏元禮敢謂操龍淵以議
割哉然尼父刪詩悉翦蕪累梁昭選藝特采菁英故至寶必稀
用多爲拙闡諸人文誰曰不然於是僅存其什之四其記序咸
宏大暢朗多裨世教端風軌賦率直簡澹書亮直有藉爲南車

藝文序

較若左券者銘碑將昭潛於蓋棺非溢美於譽墓詩則語取暢
心不由雕刻占惟信口奚假深沉多無意求工而自然迥雅讀
是集者知波百折而不回光萬丈而愈勵至今猶欽挹風裁可
以爲忠臣烈士勸志乃爭光於日月言則等敵於霄壤非以其
詞而已若雕藻騁技務華絕根豈公之意哉載踰年而公之冢
孫過吳請爲序而刊焉余展卷三復豈惟知公業之不死哉重
感公素履忠孝宛然收涕叩闔母氏矜予孟博刺血汚牘冢孫
甚於緹縈今昔同慨矣吳郡長洲張獻翼幼子敬撰

贈韓鑑奏免東鄉養馬序

劉應節

山東養馬之政惟濟兗東三府有之不及青登萊者山海之阻

地多砂礫不堪收種且非京畿接壤不便調遣故不及於東三郡此山東經會錄所載也盡言之則東西六郡地畝肥瘠不同糧數軍數多寡迥異西府地熟多荒少東府地熟少荒多西府濱漕運商賈貿易民繁利廣東郡地僻民貧肩擔背負力無錙刀東民顛顛西民豐裕所以養馬之政及西而免東國法昭然孰敢易之頃因言者生異議東人大駭無敢犯難而進言者詘於勢也大古今時務惟豪傑爲能識惟通才爲能言賈誼言於漢策號治安姚崇言於唐撫有十事馬周之言類自旅邸郇模之言出於布衣其他若杜牧之罪言田錫之讜言皆世道生民大計也是故古之聖君有承風之官有誘言之鼓有引咎之詔